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霖

夏四月癸丑朔明詔史可法督諸軍渡江入援

先是揚州既設督撫幕僚謂可法曰公督師也調度與諸藩異柰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公盍移駐邳州以成居重馭輕之勢乃令應廷吉監參將劉恒祚等會黃口芳渡洪澤湖趣泗州可法謂禮賢館諸生河防勤苦今趣泗重勞乃第其甲乙授通判推知各官特等則贈以路費因留廷吉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不被兵與諸人同獨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凶客

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袖中出詔示之曰左兵東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如君言奈何執手唏噓可法至草鞋夾具疏入告時左兵已敗得旨北兵南向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登燕子磯南面哭拜而返

明御史畢士臣疏言孟夏時享太廟陪祀官多不至者

徐鼎曰特書何經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丙辰左良玉兵陷明九江尋死其子夢庚自稱留後經歷彭永春都司董四明指揮僉事徐可行死之

初袁繼咸聞賊南渡令部將郝効忠鄧林奇等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左兵至復

還士民泣言我兵不及十之三激之禍且不測且斂兵入
守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良玉抵牾岸書來願一握手
爲別繼咸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良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諭
集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
可負密諭從何來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爲疏良
玉不得已約不破城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涕泣
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
君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募入縱火
袁營張世勳郝永忠夜半斬門出繼咸冠帶欲自盡黃澍
入泣拜曰甯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
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成也繼咸

乃止而是時良玉疾已劇見岸上火起左右曰袁兵燒營
自破其城良玉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歎曰吾負
臨侯臨侯者繼咸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
不能報効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度憤懣至此自念二
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
上也守一地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
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
相當敵拔佩刀橫鞘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
令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
所謂過天星者感良玉再造力有忠實心良玉歿後七日
軍東下登相率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紀畧而前鋒

中軍大亂所至焚掠登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爲
流賊其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西上自
以輕劍追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絕
江而去永春武陵人爲九江衛經歷曰我官雖卑義不可
不死大書於壁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具衣冠率
子女六人赴火死四明於城樓自刎妻史氏妾姚氏偕二
子俱投水死可行聞之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
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卽投於井妻鄒氏子婦陳
氏繼之可行於屏間大書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投筆北
向拜自縊於望京門之城樓又有德化民孫大華者憤左
兵肆掠殺一兵衆大譟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一市譁

駭大華曰我何惜一死以安衆挺身就法事遂解論者比之顏佩韋五人云

徐鼎曰不曰明左良玉陷九江而曰左良玉陷明九江何絕之於明也夫吾詳觀良玉本末駘忒則有之非有蘇峻侯景背逆之心也雖近匪人包荒悍將身陷大罪涕泣無從亦已晚矣若惠登相者所云備中佼佼歟

左夢庚陷明湖口主簿成啓死之

啓字伯佑應天人以貢生官湖口縣主簿公服坐於庭亂兵掩至叱之曰國家養汝以靖亂乃反爲亂邪兵索金復叱之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見殺

已左夢庚陷明建德戊午陷明彭澤

已未左夢庚昭明東流南京戒嚴

以公候分守長安諸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
三鎮兵入衛左兵逼士英等羅拜得功榻前得功曰吾受
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勞公等重禮乎

明命阮大鍼率兵會朱大典巡防上江

徐鼎曰特書何爲金華失守張本也

庚申明降賊臣光時亨周鍾武愷伏誅

改曰南都甲乙紀以爲辛酉事

論三法司附逆一案光時亨周鍾武愷三人卽處決其餘
擬斬者戊雲南金齒擬絞者戊廣西邊衛徒流以下有爲
民

徐鼎曰周鍾雷續祚亦於是日死何以不書曰無罪也

辛酉我

大清兵自歸德分道南下明總兵李成棟遁遂入徐州

我兵分趨亳州碭山成棟率所部遁初南中有胡斬忠者
無賴子也以條陳軍事留史可法幕下許定國之變徐沛
爲畏途胡挺身請往可法大喜委署徐州事及成棟南走
胡與劉姓者渡河降請速渡黃河我豫王至河口見水光
接天波浪洶湧大駭謂爲間謀欲殺之二人請監營中徐
州果有備就戮未晚從之則浪靜風恬萬騎瞬息而渡
壬戌明黃斌卿敗左夢庚於銅陵

黃得功兵至江上住依港馬士英言諸軍必直抵湖口與
九江安慶呼吸相通催大鍼等進發是日斌卿等敗左兵

於劉陵之灰河明日復沈其船三十艘詔賜諸將銀幣時
勤王兵四集軍勢稍振然淮南由是單弱我兵乘之遂其
解

明封常澄爲襄王

崇禎十四年獻賊破襄陽襄王遇害至是以常澄襲封寄

居汀州

攷曰明史世表云寄居九江府

乙丑左夢庚陷明安慶是日我

大清兵取明泗州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

初可法連章告急謂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未敢與君
父爲難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遺書馬士英乞選將添兵
士英不應我兵既克潁州諸將望風降劉澤清劉良佐以

入衛爲辭避而南下可法至天長檄召諸將救盱眙單騎

先進忽報盱眙已降援將侯方巖

攷曰亦作巖

全軍敗沒兼行

抵泗州守將李過春已舉城叛可法一日夜冒雨奔回揚

州尙未食而城中鬨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

絕寇對夜五鼓高兵斬關奔泰州牲畜舟楫爲之一空戊

辰監餉郎中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領所部駐菜

黃灣應廷吉帥移泗諸軍屯瓦窑鋪以爲犄角已巳主事

何剛以忠貫營兵來會方午食而北哨突至射殺廷吉家

丁衆大駭川將遇之斬七級會南風大作諸將復退屯邵

伯湖

丁卯明福王選淑女於元暉殿

錢謙益奏選到淑女命於十五日親選於元帥殿京選七十人中阮姓女一人浙選五十人中王姓女一人又周書辦自獻女二人五月辛卯清晨傳旨放還母家蓋是夕將出狩也

徐鼎曰天塹兵渡歌席未終晉陽城摧獵圍再殺亡國之主千古一轍特書以傷之也

明命潞王常蒞移駐湖州周王恭楊魯王以海移駐江西廣東

常蒞之初至杭州也海甯百姓訴鄉官陳之遴於撫按常蒞偶與衆官語及之之遴懼既起翰林原官偕被逐之巡按御史彭遇颺入對言定策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會非

所宜居常勞亦避嫌自請僻靜一郡乃移之湖州並命周魯二王移駐江西廣東

己巳明以劉洪起爲提督汝甯開封等處援剿總兵官

時河南盡失而洪起獨支於光黃之間

徐廩曰特書何嘉之也

明改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撫揚州

以繼登撫揚召田仰回部繼登辭乃命王永吉並撫揚州左夢庚犯明池州詔暴良玉罪狀

時馬士英請重禦良玉而大理寺卿姚思孝工科吳希哲請備淮揚王論士英曰左良玉雖不應興兵然看他本上

原不會反今宜守淮揚士英指諸臣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我君臣甯死於

清不可死良玉手瞋目大呼有議守淮者斬王亦無如何自是北守愈疏矣

明鄭鴻達奏破高營潰兵於江中

高營兵乘汎奔瓜州掠民舟渡江王命楊文驄鄭鴻達凡逃兵南渡用礮打回不許過江一步鴻達矢石俱發殲萬人潰兵進退無所遂降於我

大清

幸未我

大清兵圍揚州明史可法督衆拒守

時我兵自亳州陸路至揚州城內兵能戰者少可法乃閉門堅守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

癸酉明下兵科給事中吳适於獄

适疏參牟文綬縱兵譁掠致建德東流摧陷方國安於銅陵南陵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此塗炭蔡奕琛票旨切責謂适巧爲左良玉出脫下之獄御史張孫振言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會南都亡适乃遁去先是御史左光先按浙會鞠蔡奕琛案适爲司理奕琛銜之故以東陽事逮光先而並及於适云

攷曰釋史助本云大兵逼揚州适至兵

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曰長江之險北軍豈能飛渡當是一時事

明劉澤清大掠淮安尋降於我

大清

初高傑死澤清與得功良佐謀分其衆朝議不許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以鐘鼓美人充之間左兵起托名勤王大掠而東我豫親王圍揚州命都統準塔分兵趨淮安澤清率總兵馬化豹等迎降順治五年以謀叛誅明以霍達巡撫蘇淞

達陝西武功人閭賊之陷陽和也達以監軍逃至是以御史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淞未之任而南都亡後仕

天河爲工部尙書

丁丑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太傅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北兵初以大礮未至屯班竹園劉肇基請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謂銳氣不可輕試宜養全鋒以待其斃北兵以紅夷礮攻城鉛彈大者如疊堞墮不能修以大袋沈泥填之我豫王命降將李過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數其罪過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可法趣矢射之復令鄉民持書至守者引之見可法隄守者人與書俱投於水豫王愈欲生致之歷諸軍站後友既知其不可攻始急而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已百異志以危詞劫可法可法正色拒之曰此我死所也公等何爲

欲富貴者各自便也二人夜拔營偕川將胡尙友韓尙良
北去城中勢益孤可法乃爲書辭其母及妻與伯叔兄弟
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無子汝爲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負
國汝毋負我我死當葬我於高皇帝側其或不能梅花嶺
可也卽擐甲登埤忽報黃蜚兵到開門迎人則反戈殺人
始知爲我兵所紿巨礮摧西北隅崩聲如雷城遂陷可法
自刎不殊莊子固許謹共抱持之亂兵至擁之下城而謹
與子固已中飛矢死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衆執赴新
城樓上豫王勸之降可法厲聲曰吾意早決城亡與亡乃
就刑豫王命釋史德威以保忠臣之後德威覓屍不可辨
招魂葬之梅花嶺下

攷曰釋史勘本曰史公殉節後或曰
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驃去或曰繼

城走自沈諸江或曰城破執至大營留三日不屈殺之後
得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後知公之授命卽於
城破之日也楊遇蕃見閣部遺文王源序安珠護見萬
季野集史德威見黎士宏書揚州殉難事詳見勛本

死者文臣十二人督撫衛允文赴水死在籍兵部右侍郎

張伯鯨與當事分城守奪北兵佩刀自刎妻韓氏子婦郝

氏俱從死

攷曰明史彙謂伯鯨自經死釋史謂被數創死妻楊氏從死今從杜于皇茶邨集張許郎傳

參軍庶吉士吳爾璦爾璦故降城南歸謁可法請從軍贖

罪斷一指畀友人祝淵寄其家曰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

也分守新城投井死主事何剛初以訓練水師隸可法喜

相得晚馬士英惡之出知遵義府未赴而北兵至佐城守

投井死知府任民育濟甯人緋衣端坐堂上見殺闔家投

井死同知曲從直遼東人王繼爵鄧人知縣周志畏亦鄧

人志畏年少任氣與高營將士不協求解職可法以新喻
羅伏龍代之甫三日而北兵至可法命新舊令同守一城
城破兩家全遇害兩淮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監餉知縣吳
道正餘姚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訓導李自明嘉興人幕
客十九人可攷者六人歲貢長洲盧渭死於鈔關河崑山
歸昭死於西門書記顧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餘十三
人名佚武臣最著者都督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方可法
檄諸將入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
請戰不從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北兵甚衆城破率所部四
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一軍皆歿副將乙邦才青州人自
刎死馬應魁貴池人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

巷戰死莊子固遼東人以壯士七百人興屯徐州聞揚州

被圍馳三日而至與參將許謹擁可法出城格鬪中矢俱

死又有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王思誠

攷曰青樓屑作陶

參將

陶國祚

攷曰青樓屑作陶

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

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會十三人俱巷戰死

揚州士民死者屍凡八十餘萬其以死節列名史冊者諸

生高孝繼書衣襟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

自經學宮死王士琇設莊烈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白縊

死王纘王績王績昆季三人沈水死武生戴之蕃義勇張

有德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榆市民馮應昌舟子劉某俱死

又有可法家人史書者從可法死焉

攷曰以上參明史釋史按劉寶楠大令揚

州通節錄所載極詳嘉南歸
後失其書俟他日更攷焉

臣肅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黃
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傑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
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夫得功與傑之優劣
愚夫婦皆知之豈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誠萬人敵而
兵微將寡難抗大敵高傑擁十三總兵之衆所部皆西北
人傑暴抗不能爲人下抑之則亂不可止馭之以爵賞感
之以忠悃優而柔之使遷善悔過而爲我用此則凡強暴
爲忠義之微權也然則同席聯賈寇之歡舞盾釋甘凌之
忿以得功之豪傑可法胡不能釋二憾哉夫賈寇甘凌於
仇怨外非別有可貪之利而攘臂相爭也故可釋憾杯酒

間得功與傑皆有利揚州之心高固眈眈虎視黃亦未忘
於懷此其勢如唐藩鎮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談笑解矣
向使甯南無晉陽之師睢州無伏甲之享諸鎮協和人人
如渡河之高傑成敗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謀胡滅以武
鄉侯之算無遺策而孟達死馬謖敗魏延楊儀爭且亂彼
耳食者何知哉予悲可法之孤忠亮節故辨論者之惑而
撫書史入夫人事以見忠烈一門之盛焉史八夫人者姓
李氏可法妻妹弟可則妻也可則早卒可法殉難後李氏
與可法母妻居金陵而四方起兵者往往冒可法名以號
召有隱戚某稱史閣部掠廟灣入淮浦官拘可法眷屬繫
之一武弁自言破揚時手刃史公此假竊名字者乃得釋

居久之有浙人厲韶伯者嘗入可法幕貌相類復冒可
法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無爲州擒訊之召可法母妻
暨李氏識認始吐實而李氏有國色以公堂爲衆所窺有
聶三者將媚少宰某強委禽焉拒之不聽須臾一婢捧黑
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血淋漓一
髮髻一耳一鼻也聶大駭躍馬去

戊寅明禰王召對羣臣

王問羣臣遷都計錢謙益力言不可王召黔兵千二百
八人城駐雞鳴山以六百人赴楊文驄軍時揚州失守舉
朝惶惶而大學士王鐸猶請講期

王師謀渡老鶴河龍潭驛探卒報我軍編木筏乘風而下江中

礮壞京口城四堞無何文驄令箭至則云城下礮火從後發自震壞顏垣半堞連發三礮江筏粉碎矣士英管驛卒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夜有書長安門者曰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五月壬午朔明以李彬巡撫河南

明移惠王常潤居嘉興

癸未明黃得功敗左夢庚於板子磯夢庚偕御史黃澍降於我

大清劫九江總督袁繼咸北去

夢庚兵至池州間

王師已破泗州逼儀徵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而與黃澍遣人

輸款繼咸遣人詣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等毋爲不忠事林奇等避湖中遣逆繼咸而繼咸爲郝效忠所紿赴其軍行及湖口劫之北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爲設宴不飲亦不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絕粒八日至良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左右又解之八月至京師

丙戌明福王不視朝

是日端午百官入賀王以演劇未暇視朝也

明封黃得功爲靖國公

遣太監王肇基往勞得功軍進阮大鍼朱大典太子太保諸將各升廕有差

明分蘇淞常鎮爲二巡撫以楊文驄巡撫常鎮兼轄揚州沿海等處

戊子明集百官議事是日晝晦大風雨

士英與韓贊周盧九德議令各門下開辰開午閉是日集清議堂議事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錢增趙之龍各竊竊偶語百官不得與惟聞李喬唐世濟曰便降志辱身亦說不得了有叩諸大僚者曰信雖急不妨益密議藉之龍納款於我

大清也是日風雨晝晦人心洶洶

徐熈曰先議事於晝晦何卽甲申正月朔先書朝班亂而

後書風霾之例也諸臣之白晝鬼域其陰邪之氣足以召之矣

己丑夜大霧我

大清兵渡江庚寅明援師悉潰僉事楊文驄奔蘇州總兵鄭鴻達鄭彩以舟師遁入海我兵遂取鎮江

王師取瓜州門欄卓椅結大筏燃燈燭施號礮亂流而下南岸以爲北騎渡江也礮石擊之日奏捷轅門鼓角震天京口民牛酒犒勞歡舞騰發而

王師從坎壘橋狹流輕舟飛渡黎明升高阜設亭幃擊鼓吹螺大隊開闢放舟蔽江而南諸軍始覺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達與彩等以舟師入海走福

建

辛卯明福王出奔太平

是日都中各城閉門內官韓贊周曰兵單力弱守和無一
可者不若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王不
聽集梨園子弟雜坐酣飲滿二鼓與內官數十人跨馬出
通濟門攷曰編年云出聚寶門贊周從之文武百官無知者宮娥女
優雜沓西華門外昧爽城中大亂趙之龍出示安民有此

土已致

天

清爾民不必驚惶徙避之語

攷曰日本某氏江南聞見錄諸書

英按之出奔不與王同出城或謂王太后乃馬士
爲太后亂離倉卒傳聞吳詞莫辨真偽存疑可也

王辰明馬士英太后出奔

士英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錢謙益肩輿過之士英小帽窄衫拱手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節矣躍馬出門隨行婦女皆急裝士英居西華門外其子馬錫居北門橋百姓焚掠一空有瑪瑙圍屏諸寶雜嵌碎而分之次及阮大鍼家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明南京士民出北來太子於獄

是日午刻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毆之鬚髮俱盡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又擁至西宮取優人胡善冠登武英殿羣呼萬歲百官亦間有至者殊標黃紙張之皇城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祐慘離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恥泣予小子分宜殉國

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國
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
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柩柩予雖幽城獄每
念先帝無一日不痛絕也今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億萬蒼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
請勳舊文武助予振烈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
獄擁入皇宮日見宮殿披靡踰踰不勝悲涕身負重冤豈
稱尊南面之日乎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念此痛懷勿惜會
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
綸之教也越二日太子令釋王鐸爲大學士出方拱乾高
夢箕於獄並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卽逃文

武會議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將何辭以善
後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之龍請奉太子卽位之龍叱
而斬之入宮挾之出洪武門我豫王禮之甚厚衣以錦紫
袍謂衆曰真假不能辨俟北歸明之

攷曰本江
南間見錄

癸巳明福王奔蕪湖遂如黃得功營以揚州府同知李繼成
巡撫安慶命阮大鍼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督師

先是劉孔昭斬關遁入太平王至閉門不納乃奔蕪湖而
總兵黃斌卿已遁王匿得功麾下總兵翁之琪舟中往就
得功營得功方收兵蕪湖見王驀然入大駭失色泣曰陛
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進
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也無已願効死時

大鍼大典方國安謁王於旅次王命以閣銜督師倉卒無寶以一幅紙書官銜姓名而已

乙未我

大清兵駐郊壇門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允爵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迎降

王師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之龍謙益奉輿圖冊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豫王命謙益入清宮禁謙益引我

大清官二員騎五百自洪武門入謙益忽向闕四拜下淚衆怪之謙益曰我痛惜太祖三百年王業一旦廢墜也北兵有嘆息者

丙申我

天清豫親王多鐸入南京明勲戚文武降刑部尙書高倬等死之

是日大開洪武門趙之龍徐允爵率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郁項城伯常應俊大興伯鄒存義甯晉伯劉允極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洛中伯黃九鼎成安伯郭永祚駙馬齊贊元文臣白玉鐸錢謙益外大學士蔡奕琛侍郎朱之臣梁雲構都御史李喬皆跪降其翰詹科道部寺官不可勝紀有事可紀者見

國史貳臣傳豫王嘉之龍保城功賜金鍙銀鞍馬貂裘八寶帽
設牛酒席命之龍位朱國弼上越日之龍集梨園數百人
長筵廣樂迎豫王南面坐椎牛醢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忽
報廣昌伯劉良佐以兵至南門外豫王命三百人往頃之
良佐解甲歸命且請擒福王自効諸勲臣武將先後薙髮
時豫王示城中有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之語而李喬
以總憲獨薙頭易服豫王詈其無恥其後薙髮令下而故
臣遺老之逆命抗拒勞

王師者十有餘歲

欽定勝朝殉節錄所載至數十百人大都疏逃微賤之臣且有
未受一命之榮而之死靡他者而南都之公侯世冑台閣

大臣反覲然人面而不之恥亦可慨矣然其矜然不滓於

污泥之中者固大有人其得罪清議而託於一死以自蓋

者論者亦恕而予之別白書之以告論世焉大員則刑部

尙書高倬自經死工部尙書何應瑞

放曰補遺作何瑞白徵誤也說見前

縊不死復自刎爲其子所持終事不可考吏部尙書張捷

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自縊死或曰捷聞百姓毆王鐸懼

禍及自裁也左副都御史楊維垣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縊

死或曰維垣蹙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窆其下

夜遁至秣陵關爲怨家所殺也五品以下及士民可紀者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縣

補國子監助教歷升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庫成

治奮拳毆之之龍走免聞豫王命百官謁見寅往午歸成
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無一忠義以報朝廷邪題壁
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禮部
主事黃端伯字元公崇禎戊辰進士好釋氏學以推官治
行報最入京與益王相訐候勘端伯避居廬山南都立姜
曰廣薦起之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百官迎降端伯不赴強
之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繫之去抗不
屈繫獄四月臨刑絕命詩曰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
卒左刃之手顛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然端伯厲聲曰吾
心不死頭不可斷盡刺吾心如之而絕一僕拱立不去亦
見殺戶部主事吳嘉允字繩如華亭人天啓甲子舉人以

主事管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馳還止城外報恩寺上書
求存明社稷不報冠服自縊於方孝孺祠一僕亦自殺中
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癸未
進士遺書戒其子善事祖母衣冠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
博士陳于階嘗學厯法於大學士徐光啓曰吾不死他日
何以見徐公哉自經於天主堂國子監生吳可箕題詩衣
襟自縊於雞鳴山之關壯繆祠武舉黃金璽題壁自經死
布衣陳士達投水死致曰南畝載同死者有光祿卿葛徵奇戶部郎中劉光祿禮部郎中劉萬春中書舍人陳璘此於事無可徵附志之以俟放焉以上皆同時殉節而四方之聞
南都事先後殉節者國子監丞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
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調國子監丞未赴南都起爲祠

祭司員外亦不就聞變絕粒死

史曰見

孝陵參將杜學伸

東陽人入里中天甯寺死諸生則六合馬純仁字范二聞

薙髮令下題橋柱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迂事千古

完人沈河死無錫嚴紹賢字與揚題壁書守義全歸字與

妾張氏對經死邳州監生王台輔自視其廩曰此吾所樹

當盡此粟盡北嚮號拜自縊死如皋布衣許德溥刺字於

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被逮

論死又有姓氏不可傳者則虎邱儒士聞南都破儒冠襖

衫躍虎邱劍池死常州石生暨賣扇歐姓者投西廂池中

死文城壩有賣柴人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河死五牧有

畜鴿鳥薛叟以薙髮自經死元妙觀前有賣麵人夫婦對

經死邳州石樓寺僧見王台輔集親朋哭祭就縊手持一
麻鞭指之曰此常事惡用是矜張爲未幾自經死而在南
都死最奇者則投秦淮河之馮小瑞題詩百川橋之乞兒
也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

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致口以上本南畧
及勝朝殉節錄

臣竊曰予敘南都失守事始以趙之龍徐允爵王鐸錢謙
益之跪降而終以小瑞乞兒之殉節不禁廢書歎也孟子
曰人性皆善又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之龍輩獨無是
心而小瑞乞兒賦於天者獨厚哉之龍允爵陷溺富貴聲
色之中而鐸與謙益又以聲華炫俗脂韋取容旦晝牯亡
之久而天良遂漸滅於無何有之鄉其初心豈若是哉彼

小璫乞兒者其羞惡固以小璫乞兒全也自陳龍正以下皆死南都難者也例得附書其非一時事者則各於其事著之文震亨顧所受之類是也

明劉孔昭掠舟入海

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入常熟詭言起義僉都御史霍達招之不應滿載白糧入海

癸卯明叛將劉良佐率兵追福王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總兵田雄馬得功劫福王以叛降於我

大清

王將幸杭州命朱大典方國安以部兵先發都督杜宏斌扈從得功斷後未行而追兵至得功時傷臂幾墮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總兵迎敵忽劉良佐大呼岸上招之降得功怒裂背罵曰汝其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得功知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豈爲不義屈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死其妻某氏沈軍資於江自刎死良佐麾下軍劫其營將士倉卒謀渡而浮橋鐵鎖忽斷中軍翁之琪投江死左協總兵田雄人王舟負王與右協總兵馬得功出降雄之負王也王嚙其背成人面瘡至康熙二年以瘡死馬得功兩目赤臨陣輒大聲呼衆號爲馬斗喚亦以是年爲鄭經所殺

丙午明叛將劉良佐挾福王由崧至南京

由崧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帕衣藍布衣油扇掩面百姓

夾路唾罵投瓦礫見豫王叩頭豫王宴之靈壁侯府坐由
崧於北來太子下問之曰汝先帝自有子擅自稱尊逃難
遠來輟轉磨滅之何爲由崧不答豫王又曰我兵尙在揚
州汝何便走自主之邪抑人教之邪由崧汗浹背俯首無
言終席拘於江甯縣

攷曰本江
南聞見錄

降臣趙之龍錢謙益爲我

大清傳檄四方諭令降順

檄曰自遼金元以來由沙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
道靡不棄好而構讐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
援舊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寔日之仇雪
恥除凶高出千古如

大清者乎有肅清京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獄中之哀痛如

大清者乎有護持我累朝陵寢修復我十廟宗祧優卹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擢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恩深誼崇義盡仁至如

大清者乎權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翰而不奉詞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擒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以仁以禮雍容揖讓如

大清者也助信佑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効靈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軍萬馬寂無人聲白叟黃童聚於朝市三代之師於斯見之靖南覆轍誰爲一旅之師救主挾歸彌崇

三恪之禮凡我藩鎮督鎮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大丈夫以之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乙酉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等謹白相傳以爲錢謙益筆也

臣竊曰子雲著書百萬言有刺秦之論嗣宗一醉六十日進勸晉之箋爲之左袒者曰寓諷曰避禍後之讀謙益文者將何說以解之邪休文見怒於梁陶穀不顯於宋有以哉

明馬士英殺知廣德州趙景和遂挾太后奔杭州

士英渡江由蕪湖逕廣德將入浙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

君而奉母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迂道至
安吉知州黃翼聖肅迎道左浙撫張秉貞檄問眞僞翼聖
曰閣部既眞恐太后亦非僞乃備法駕以總兵府爲行宮
太后服赭一紫衣宮女侍潞王及官吏士民入見傳命召
用在籍諸臣江北巡按彭遇颺適奔至命以僉都御史募
兵兩浙尋劉宗周熊汝霖入朝痛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
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俱
跟踉至則黃得功兵敗已死福王已就禽禮部尙書黃道
周奉祀禹陵在杭抗疏曰大臣倖從早夜圖維震陛承歡
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遙於鳳輦間關戰道
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黷黎之巨創也白五月十一

日至今越二旬矣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迎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黃得功軍中士英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不知而託言之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太后覽表歛歔忽報

王師至江陰進兵嘉湖士英復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疏曰戰鬪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醢醢上悅色則獻淫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巧卸疆場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思其成功招集無賴責官驚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

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
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
駕不當扈邪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
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
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
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
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
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講
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
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
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

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下于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束身以候縱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耨士英愧憤不能答也劉宗周言於分道甯紹台道于穎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穎曰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道士司道後宰相乃止或曰士英所挾之太后僞也

王師入皇城時太后微服雜宮女逸出宏光帝之拘於江甯縣也與太后暨妃金氏共居一室北上至淮太后乘間墮水死

我

人清兵追闖賊大破之闖賊走死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衆東下城虛無人自成與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偕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衆尙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又逆爲

王師所威自成益疑懼一夕拔營起謀踞湖南命其四十八部

先發而自以二十騎殿趨通山之九官山鄉兵遇之亂刃

交加死攷曰自成之死傳者異詞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

陽二十里外入山閱神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高大遂分

結三大營於其下爲久戢黔陽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

宗亮往豫楚界劫糧辛思忠楊彥往湖廣沿江州縣劫糧

一夕方寢驚起夢遂得疾死李過以帝昞葬之紀事本末

云關出杜釋爲田大所逐陷渚中其言獻何騰蛟殺冠

紀畧云自成謀取宣歙則除孫鳳霍乃以四月二十四日

改由金牛保定走延高蒲斯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

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遲顧者過城有九官山一名羅公

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開井自成止以二

十騎殿列之止山下而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

物擊之遂不起鄢人疑爲劫盜荷鍤碎其首旣斃而膝下
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遂去二十騎訝久不出頭而
求之則血肉齧分矣而廣慶初新志引歙縣江昱三闖賊
之逆身中其逆其罪公由明史載通城九官山今按羅公
山在自高縣通城縣明史之九官山又在通山因通城
前人有餘教授言自成實廣慶州故老云自成由公安在

澄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復乘騎去
獨窺石門之夾山爲僧今其墳尚在云江昱又言親至夾
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崖岩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寺有遺
像高類深嶺鵠目燭鼻狀貌淨偉與明史所載相同徧問
寺僧一老僧年七十餘云和尚順治初人寺不言來自何
處其聲似西人其自號奉天玉和尚蓋自成僧號奉天倡
義大元帥又自號新順王自寓加點以諱之云云肅按爲
僧事固無足據而辨羅成九宮之誤則確然無疑至谷應
泰謂割首級獻何騰蛟尤屬妄誕今按騰蛟逆聞伏誅疏
云爲闖死確有實據闖殺未敢扶同謹具實回奏事聞
實強國勢實衆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闖
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
請爲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漢遇救得生編闕逆
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飛檄道臣等聯絡鄉勇以待闖逆
居鄂兩口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聞心驚疑懼一聞之驢
其後也卽駭營而上其意欲追臣盤踞湖南以二十八騎
爲九宮山爲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於亂刃之下相隨
爲參將張變喜薩得馳馬先逸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
歲爺被鄉民殺死二十人騎無一存者賊滿營聚哭皮臣
撫劉儒仁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於長沙撫王
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衆口同詞營內有臣晉豫舊治
之子衿氓隸亦無不衆口同詞也嗣後大行勦撫道阻官

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使鄉兵知其爲閻氣反不壯未必
遂能翦滅同奏委無一毫欺飾云云按騰蛟親得之閻賊
部將口述衆口同詞自可憑信今據定爲廬山之九宮山
至明史謂自成死於秋之九月則又大誤東華錄載是年
閏六月英親王奏自成爲邨民所困自經死是杳杳安
得爲九月事怡保堂集鴻臚筆記殺寇紀畧俱云四月事
又殺寇紀畧載金齊桓刺死王體中事畧云賊將白旺守
德安兵甚強且有紀律自成之敗惟旺一軍完且整畧各
寨俱服而德安城堅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強之始行有王
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亂體中乘便利殺旺
換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而不肯爲金聲桓其左
右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
事也而體中之殺白旺事又在自前是自成之
死在四五月間也無疑今故附書於五月末

明監軍副使楊文驄殺降臣黃家鼎於蘇州

黃家鼎者趙之詵之私人也以鴻臚寺序班躋升少卿我
豫親王入南都命家鼎爲安撫使擢敬至蘇州巡撫崔達
巡按周元泰以下皆逃遁文驄率黔兵五百自鎮江南奔

過蘇太監李輔國亦至出不意執家齎數其罪誅之其同黨周荃聞風逃荃錢謙益之門客也

六月我

大清兵取蘇州明副使楊文驄走處州在籍前詹事府少詹事徐汧中書舍人文震亨諸生顧所受等死之

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使道旋里周延儒之再相也招之不應久之始行抵鎮江聞京師陷一慟幾絕汧雅好交遊畜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都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移書當事言今日賢奸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

化在諸君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
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
否則小人執此爲衡流品明澄敘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
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曰卒使海內鼎沸社
稷邱墟良由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
職掌乃至膜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
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
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尙悃悃無華之士
並建賢哲明試以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
既就職卽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實恭勵廉恥
該名實納忠謹破情面復惓惓以化愚蒙去偏黨爲言安

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汧朝
服以謁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成楊廷樞
顧杲等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
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何語乞置於理皇上英不欲
與大獄寢其奏南都亡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
迫矣出居邨舍聞蘇州不守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微
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
於閏六月十一日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
死一老僕殉之震亨字啓美震孟弟也以善琴供奉官中
書舍人聞雞髮令下投河死所受長洲諸生賦詩放曰詩
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勝悲從自縊學宮遇救乃赴水
容死向宮牆地免使忠魂棄濁渠

死又有殷獻臣者亦諸生見家人有薙髮者號慟死

攷曰獻臣

事見聖安本紀附錄他書不載

我

大清兵至杭州明潞王常淂巡撫張秉貞降前大學士高宏圖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江蘇巡撫祁彪佳等死之

時潞王在杭州諸臣有請王監國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終不受蓋已與張秉貞陳洪範決計迎款矣我貝勒博洛等至杭州王開門率衆降王英與國安等走錢塘距城十里立營

王師追擊之斬首五百級高宏圖之在紹興也口惟一餐所死

國無調改劉宗周熊汝霖等發糧木營兵奉潞王拒守嘆

曰天之喪明若穉夫徒苦江東父老何益吾籌之熟矣迺託其子於門客海昌談遷逃會稽之竹園寺絕粒死宗周倡義旣知不可爲慟哭曰此吾正命之時也門人張應煜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宗周瞿然出城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身在田間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世豈有逃生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入西洋港水淺不死舟人扶出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以閏六月八日死貝勒以書幣聘彪佳不受因紿其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當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家人信之不爲意閏六月

四日出雲門山至寓園與其友祝山人飲至夜分攜燭書
几上曰某月日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卽殮我投梅花閣
前淺水中端坐死先後同死者陸培字鯉庭仁和人崇禎
庚辰進士不謁選南都授行人聞潞王降慟哭攜家避橫
山之桐嶺過訣其友人陳廷會陳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
且天下事未可知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嘆曰需乃事之
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矣予不見北都某某乎妻陳氏
晝夜防之一日紿妻他往鍵戶自經或破壁救之甦培大
恨曰柰何苦我夜上書辭母拊其二僕授之繩曰若輩宜
成我志坐方牀就縊死王道焜字少平亦仁和人天啓元
年舉於鄉以學正應官南雄邵武二府同知莊烈帝破格

求材徵天下廉能吏臨軒親試撫按以道焜名上而吏部
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職方主事道焜抗疏言詮臣援
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搜羅賢豪之意溫旨候考都城陷
微服南歸杭州不守謂其子均曰北都之不死者將有爲
也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例格我卑我官也奈何
使天下謂屬吏中無人哉乃投繯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
人與兄咸正同登崇禎癸未進士授錢塘知縣馬上英之
擁兵至也力請駐師城外以故省垣無擾旣而秉貞將挾
潞王迎降先使咸建犒師旣復命棄官去追騎及於吳江
執以還不屈被殺唐自綵字西望達州貢生崇禎末授臨
安知縣過俊民無錫貢生爲臨安訓導臨安醇朴易治自

綵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

大兵

至邑人震恐自綵嘆曰戰無兵守無食無徒苦父老爲也

冊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爲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哉與從子階豫攜家人入梅鄔俊民亦同匿士民齎冊印赴省大帥問曰若知縣安在曰賢父母也憐我民之破于戈不能守土入山隱矣帥曰果賢邪我還汝知縣不遣他吏也民乃入山迎自綵堅不出乃置新令新令欲自媚詭言自綵受魯王敕陰集兵爲變總督張仁仁遣兵捕之是時值八月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可令缺祀乎刑牲具醴入城甫初獻而執白綵之兵至見冠帶執笏堂上者問何人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被殺

自縊至不屈麾其從子階豫走不聽竟同死其妾大呼曰
主死妾願從延頸受刃死以上皆官紳之殉難者也同時
以諸生殉難者海甯祝淵會稽王毓著皆宗周弟子也淵
字開美方葬母山中聞變趣歸設祭投纓死毓著字元趾
爲人跌宕不羈宗周之絕粒未死也毓著上書曰願先生
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友人以陶淵明故事勸之毓著
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早死爲愈召故交張
欽酒酣投柳橋下死布衣殉難者則山陰潘集周卜年集
字子翔聞毓著死爲文祭之袖二石沈東渡橋下死卜年
字定夫濱海而居聞難髮令仰天呼曰余尙可以生乎至
磯上躍海中死次日海濤湧屍止磯上冠履不失顏色如

生

臣竊曰不曰克明南都克明杭州而曰入南都取蘇州至杭州何凡師用大衆焉曰克彼守而我克之也降則自棄之矣復何得云明南都明蘇州杭州乎春秋書梁亡之義也

明巡撫田仰監軍道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太監李國輔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陽王勒戮以萬曆三十七年致日嘉定屠城紀畧載此爲六月事按世表義諸書載某王不詳名者仍之闕疑也

我

人清兵克明西平總兵劉洪起死之

洪起軍於新息光固之間力不支走平頭塚我將孔希貴

園之洪起中流矢死其下遂散我大臣何洛奏洪起誅汝甯等處悉平

臣竊曰洪起起家擾攘之中受命危難之際而能効死危疆其視澤清良佐之賣國叛主賢愚蓋天壤矣雖吠堯君素智昧倒戈而拒晉彥章義不解甲擬之魏勝李寶夫何愧焉

辛酉降將金聲桓以我

大清兵下江西明巡撫曠昭棄城走遂取南昌南康九江

我英親王追闖賊至九江左夢庚所部三十六營迎降英親王乃以降將北旋聲桓不欲行請收江西自効英親王命闖賊降將王體忠與合營屯九江規進取聲桓遣牌招

撫巡撫曠昭遂甯人故巽懦不任事命士民出迎扁舟遁去走臨江退屯萬安十九日辛酉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望風下而撫標舊將白之裔鄧武泰猶駐袁吉扼峽江湖東建昌撫州義兵起聲桓乃身駐南昌而命部將劉一鵬備峽江體忠備撫建

臣鼎曰書降將金聲桓以我兵下江西何明聲桓之背主求榮而後此反覆之罪不可託故國以逃誅也

明吳縣生員陸世鑰沈自炳沈自駒起兵太湖

世鑰字兆魚以財雄於洞庭東湖有十將官者集眾千餘中湖中世鑰慮其爲亂亦聚千餘人名爲犄角實防遏也時髮令下鄉民駭愕吏胥又魚肉之民洵洵思亂十將官

因邀世鑰起兵殺吏胥同郡沈自徵亦任俠士造漁船千艘匿於湖自徵死其弟自炳自駒收其船以集兵與世鑰相應放日本釋史勘本或云自駒諸生時義兵多肆劫掠惟世鑰毀家充餉部下妄掠一錢者罪必死故一軍獨戢自炳字君晦自駒字君牧

明職方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長白蕩

易字日生吳江人有膂力登崇禎癸未進士不調選南都立見史可法於揚州奇其才題授職方主事奉檄徵餉未還而揚州失六月

王師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諸生吳鑑字子儀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知府詢其黨抗聲曰孔子孟子

張睢陽顏平原是也何問爲遂殺於胥門學士街易聞而
哀之率衆擒國佐授鑑父汝延令殺以祭鑑與舉人孫兆
奎諸生華京吳旦趙汝珪等起兵得千餘人屯長白蕩出
沒五湖三泖間松江盜首沈潘劫掠不常易計擒之降其
衆獲艘七十

王師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狎於水者雜農民中爲

大兵操舟棹至中流鑿沈之溺死無算是時部郎王則昇吳景

亶等起兵西山克長興然兵不及易強多棄之來歸閩中

授易兵部右侍郎總督江南諸軍尋進兵部尙書封忠義

伯浙東魯監國亦封爲長興伯京字北與旦字爾赤汝珪

字子玉皆諸生之有志行者也

放口南疆釋史云吳旦字爾赤他無可放而顧炎武

聖安本紀附錄云有朱旦者朱白民先生之孫也嘗有
建文書法疑一書嘗走京師上之旦間變曰我聞作書忠
建文我舉義忠於先帝死猶生也拜別母住太湖偕西山
徐雲龍等集眾薄胥門比兵衝突而出雲龍斷甲走其弟
君達僧景暉皆戰死旦亦遇害然則吳
旦豈朱旦之謬歟附志之以補缺焉

明總兵李某生員任源遠吳福之徐安遠起兵太湖

時與吳易同起兵而別分一路者有總兵官李某其名字
里居不可詳任源遠者深沈有人畧見所在起兵求可與
成事者皆不當意喟然曰天下事遂無可爲乎我視諸軍
皆兒戲耳及福之起兵約源遠同就李總兵合爲一軍福
之閩中禮部尙書鍾繼子安遠字世珍武進人

明長興縣民金有鑑奉通城王盛激起兵復湖州進攻長興

不克吏員王士麟死之

攷曰世表通城王盛漢子容納
襲封豈容納死而盛激襲之歟

有鑑字改王有膂力率里人許昇沈磊沈士宏金黼色等奉通城王盛澂爲號自署總兵一戰拔湖州進攻長興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攻再敗士麟戰死

明吳淞提督吳志葵生員陸世綸等謀復蘇州不克福山副總兵魯之瑛死之

世綸與吳易等合兵薄蘇州總兵吳志葵以舟師來會前鋒魯之瑛領三百人斬胥門入縱火焚公署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我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以騎兵千餘屯城之東南隅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望日敵雖衆烏合剽擊擊前則後不支擊左則右不應人衆而器是無紀律穿城而進有輕我心當權斂兵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

怠突選騎蹂而躪之破其前鋒餘必潰散不足慮也乃匿其騎於府學宮中良久見外兵有乘仗運財物者因選兵百餘張旗幟環城而轉揚言江甯援兵至而之璵入城行四五里不見敵亦內自疑騎突出馳之矢發如雨遂大潰之璵與勇士韋志斌皆死三百人殲焉城外兵爭赴船沸聲如雷志葵不能止易軍亦退世鑰遁歸後爲僧

攷日本
釋史勘

本引施世傑
酉戌雜記

我

大清兵取常熟明貢生項志甯等死之

先是常熟人推原任知州嚴斌爲主議城守未幾而總兵何沂者奉宗室某王至斌乃逃旣

王師至沂亦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支
各散去其姓名不可詳避兵城外而殉難者貢生項志甯
方食餅間變餅墮地扼吭死徐市徐懌歎曰我家世科第
可無義士邪題壁云不敢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
白縊死徐守貞攷曰聖安本紀作守賢者奉母避於鄉兵至母與妹
俱投井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乃踞坐設罵殺於井傍友
人馮知十見之面怒奮臂格鬪亂兵至叢箭死四人者皆
諸生也又有諸生蕭某妻以不受污支解死

臣鼎曰紀年於士民之殉故國者仗戈起義則特書之徒
死者則附錄焉顧所受項志甯等何以書闕獻所過屠滅
人人自知必死懼而自裁果否激於義也吾無以知之若

我

王師之取南都勲戚大臣泥首歸命印纁纁綬若若降則可以不死矣可以不死而死者激於義而死者也故書之

明宗室盛瀝中書舍人盧象觀起兵襲江甯不克

象觀字幼哲故宣大總督象昇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谿知縣未仕改中書舍人象昇智勇知兵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獲用

土師南下象觀與宗室盛瀝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哲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爲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有朱君兆者奇士也獻計曰南京雄深未易拔況北兵四面萃我敗道也盡謀內應者乎城中之豪素與君

兆習願爲公先入定期告我從中以火爲應已遣僧詣君

兆約期僧乃叩

天清營告變舉火誑之象觀兵薄太平門騎兵突出衝擊象觀

駭敗銳氣盡喪盛懃匿水竇中復與象觀至宜興收士卒

攻溧陽又敗象觀遂亡入太湖

按自按原華錄順治三年正月十一日城內人與城外賊通謀作亂十八日爲潞安王瑞昌王三路入犯與此事頗合但象觀於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已死於太湖則來

華錄所載當另一事

閏六月辛巳朔明江陰典史聞應元陳明遇起兵拒守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海盜顧三

麻子以百艘乘潮至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

應弦倒以功加都司銜遷廣東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江

陰之砂山六月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倡言於明倫堂曰
頭可斷髮不可薙衆曰然則城守乎迺以是月朔設太廟
高皇帝像率衆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人推新典東陳明
遇爲主因知縣方亨殺守備陳端之以徵人邵康公爲將
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與

王師戰不利徽商程璧出家資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
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
敗去勢益危明遇謂衆曰吾不如閻公智勇可屬大事馳
騎迎之應元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召士民盟之曰今
日之事非有所強於諸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衆諾之
應元則料尺籍治樓櫓戶出一男子登埤餘丁傳餐發前

兵備道曾元龍所治火藥器貯城樓

攷曰釋史云火藥三百器銘鐵九千石佛

郎說大鐵千張一邑存貯安得如許之多

疑是當日虛聲傳令如此而記事者因之

勸輸巨室曰輸

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酒醕鹽醢皆是也城苟完何患

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命四門分堡而守如南門

堡內人卽守南門一人守一堞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

十人一小旗一銃百人一大旗一紅夷礮夜則五堞一燈

天兵負船及棺木牛皮攻城城上礮石碎之一人駕雲梯上城

上槍刺之其人口納槍躍而上城上童子提而斬之時

天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官非降卽走間有拒守攻之輒拔遲亦

旬日耳及至江陰境輒多殺傷相與大戮於是薄城下皆

兵日十萬列營數百圍十重依山起壘瞰城中矢集如雨

城中發礮石中之夜遣壯士縋城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踐
踏死傷萬計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放曰亦作黃明江善作終傳以
毒藥中人則死守備陳端之子某在獄請以造軍器贖死
禦木銃投城下近者輒摩爛應元出新意造鐵搗繫以長
繩能於城上刺入十步外

兵發大礮城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索護之貫空棺以
土障潰處北城壞運石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又嘗以
矢盡束橐爲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叫
噪若將縋城砍營者

大兵驚矢發如雨獲無算

大兵力攻既久降將劉良佐與應元有舊遙語曰宏光已走江

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一典史耳猶不忘故國君爵爲列侯握重兵不能捍衛疆圉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我邪良佐慙而退

明江陰貢生黃毓祺生員徐趨起兵行塘

毓祺字介茲與弟毓初好學有盛名其門人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聞江陰城守乃共起兵行塘爲應援

明無錫生員顧杲謀起兵不克死

杲字子方無錫人光祿卿憲成從子阮大鍼之失職居金陵也諸生爲防亂揭帖逐之杲名列首大鍼銜之刺骨募徐叅者効之馬士英擬旨逮問會南都亡而事解

明江陰貢生黃毓祺生員徐趨起兵行塘爲應援

象觀江上之師遇之砂山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砂山人方圍練禦盜倉卒不加辨羣起執杲杲無以自明遂遇害既而審知爲杲砂山人大悔立祠以祀焉

明常州生員張龍文起兵謀復府城敗死

丁亥明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尙書黃道

周南安伯鄭芝龍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

攷曰按監國論以六月初二日

監國伊始而三王紀畧釋史俱云閏月丁亥蓋六月初二日建議至閏月初七日丁亥始即監國位故認曰監國閏月也

宏光時王徙居廣西之平樂府行抵杭州而南都已覆王

勸潞王監國不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鄭彩自京口戶部

郎中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達彩與王語及國難沾泣

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釐鄭升衡之入關至水口驛

肯堂具啓迎謁王復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
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高
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肯堂乃與尙書黃道周謀奉王監
國芝龍意猶豫而以鴻逵所迎勉就約癸未羣臣三上箋
勸進王出御用銀百五十兩給有司葺行宮令勿擾民丁
亥臨國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諭曰孤聞漢室再隆大統
猶繫人心唐宗三失長安不改舊物豈其風俗醉固不忘
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
多難危事詩書長痛妖氛迷視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羣
維功在百姓而勅敵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
文自命坐視其隳運也二十年來狂寇薦驚孤未嘗兼味

而食重席而處北方二載南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
孤中夜臥起垂涕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
助躬率天下以授彤弓豈板蕩哉今幸南安芝龍定幽瀋
遼二大將軍志切恢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
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昭烈皆
起布衣躬承舊業況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
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
所眷顧我太祖紹其子孫猶未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
興傳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閏六月初二
日監國伊始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
練其道接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己丑明餘姚在籍前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拒守

嘉績字碩厝大學士如游孫也崇禎丁丑進士官職方主事以弗予太監高起潛世廕事下獄獄中從黃道周學易坐長繫刑部尙書徐石麒出之戊金陵南渡起九江僉事未赴而金陵亡時縣令役民修道嘉績爲衣徒步私巡里中諸役者皆泣下曰盡逃乎曰逃者死曰役死逃亦死獨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將安計嘉績曰江東事未可知壯士斂手就死死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合衆盡江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旦夕死况未必然邪衆曰唯命於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與汝霖同起

兵汝霖之在杭州也與劉宗周議發羅木營兵守獨松關
潞王不納乃東歸宗周絕粒以兵事屬汝霖垂死而汝霖
事未集張目曰雨殷攷曰汝霖字豈愆約哉既死之明日而汝
霖兵起乃哭於旄前以行

庚寅明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
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羅源知縣章簡起兵拒守

猶龍字雲升華亭人萬厯丙辰進士以知縣徵授御史崇
禎元年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遷兵部右
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甲申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
歸

大清安撫官至松江有指揮常某徧括郡人物衆苦之殺指揮

推猶龍起兵子龍設太祖高皇帝像誓衆稱監軍偕待問
簡募壯士數千城守與吳志葵黃蜚相犄角待問字存我
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簡字坤能天啓甲子舉人前
羅源知縣

明會稽生員鄭遵謙起兵復紹興

遵謙字履恭山西僉事之尹子也放誕喜結客凡扛鼎擊
劍之徒日盈其庭妻嘗殺人推官陳子龍論坐之東陽許
邵救以免後邵作亂遵謙將從事叔父某局戶不聽往杭
州降乃集其徒號義興軍寨旗過清風里殺山陰知縣彭
萬里言紹興知府張慄取庫中兵仗給士卒襲殺招撫使
於江上袁迎魯王監國諸義旅一時並起詔爲義興將軍

與熊錢諸軍分守小巒

明分巡甯紹台道于穎起兵復富陽

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紹興府杭州降穎馳入雲門山觀變會鄭遵謙起兵斬署知府張慄迎穎入城先是穎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紹釋率衆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燁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挾短童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具勸使以榜至又執之鳴鼓誓師於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卽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王師劄西岸杳未知穎麾衆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

大兵覺則無所得船穎遂率衆登岸盡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王師扎木簞擬渡穎遣死士陳勝等鑿沈之風起潮湧簞盡漂各營鈎致之時以爲神助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請分二道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降將郎斗金據富陽遣副將劉穆等夜襲取之

王師突至穆之子肇勦戰死

攷王肇勦死事詳後紹興被注中

王宗茂阮維新

等并力以禦穎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實始此也監國至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晉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悉力枝拄視諸

軍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謀言

王師自海道至命移軍守三江口三疏辭不許江上師潰潁追扈不及由海道還京口以黃冠終

臣鼎曰聞之全祖望云富陽之役世謂張公國維之功非也書江之守實自潁始是爲浙東監國始事之臣也故特書之

壬辰明郵縣在籍前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甯波遣迎魯王以海於台州

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幼穎異書過目不忘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

杭州不守甯波官吏迎降肅樂痛哭以死誓會鄞有諸生
董志甯陸宇燭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者號六狂生
集諸生倡義於學宮徧謁諸鄉老莫之應聞肅樂至挽之
入城以十有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開陳大義降吏故同
知朱之葵新命晉級治府事偕通判孔聞語亦馳至諸紳
議未定多降階迎肅樂拂衣起遽碎其刺觀者數千人驩
聲動地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擁之入巡
按署俄而海防道二營兵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請受約束
肅樂遂封府庫收管綸以墨轍視師之葵等請罪乞哀百
姓請釋之鄞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納款歸密
使貽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曰翁翁譏說出自庸妄六狂生

而一穉紳和之將軍請以所部來斬此七人則事定矣某當奉千金爲壽穉紳者肅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客倪懋憲勸之仁來歸之仁兩谷之期十五日至至則大會諸鄉老突出三賓書數其罪三賓叩頭乞命願出萬金助餉之仁遂從肅樂締盟共城守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王監國

明前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

乙未明崑山前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勛游擊孫志尹知縣事楊永言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陳大任諸生吳其沆陶璚歸莊顧炎武等各起兵拒守城陷佐才志尹室瑜集璜璚大任其沆死之

攷曰南疆釋史以爲六月丙寅事茲從顧諸正

南都之亡也知縣楊永言逃於泗橋參將陳宏勛家縣丞
閻茂才遣使納款是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城中大譁室瑜
集璜大任璫等殺茂才奉前狼山總兵王佐才爲主宏勛
永言亦率壯士數百人入城裹糧移檄爲久守計已而宏
勛率舟師迎戰而敗志尹歿於陣城遂陷佐才縱民出走
冠帶坐帥府被殺室瑜與子朝鑣妻詔氏朝鑣妻王氏同
不屈死集璜投河死璫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率鄉兵赴
援不及自經死大任倡義迎佐才以其宅爲帥府與妻張
氏子思翰同死其沆與莊炎武皆佐永言起事者也永言
莊炎武行遜去惟其沆死之同時殉難者自集璜門人孫
道民張謙外以守禦死者蘇觀道莊萬程陸世錦陸雲將

歸之甲周福培陸彥冲以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斌以救
母死者徐沼又有徐潑王在中吳行貞皆不屈死焉集璜
字以發以學行稱弟子數百人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
癸未進士事敗祝髮爲僧卒於滇中莊字元恭博涉羣書
與炎武以學行相推許所謂歸奇顧怪者也亦亡命爲僧
裝稱普明頭陀炎武事見後餘不可詳

致口永言爲僧事
詳顧亭林年譜

錄其死乙酉之
難追諡忠節者誤

徐鼎曰紀年於不可勝書者則擇一人以冠之茲獨縷述
何諸舉兵者皆數人共一事故可冠之是役也室瑜集璜
大任城四人者奉王佐才爲帥者也宏勛志尹永言其沆
莊炎武六人者奉故郎撫王永祚者也事同而異不可渾

而一也故詳之永祚何以不書削之也諸書第云衆奉永祚不云永祚作何狀則其人可知矣官尊於總兵知縣而事遜於舉貢生員可愧哉

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

致日本顧炎武日知錄

已亥明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起兵拒守

峒曾字豫瞻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文選主事轉郎中歷江西提學參議浙江參政吏部尙書鄭三俊舉監司賢能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南部起左參政不就淳耀字蘊生登崇禎癸未進士寄其弟嗣曾言曰吾廷試時鼎甲上殿嘖嘖稱羨天地間自有

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不肖爲數千百年之
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人可怪也見天下已亂遂賦詩
南歸與嗣會避亂鄰居六月降將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
淞多淫掠嘉定民憤甚揭竿起有誤傳總兵吳志葵以兵
來者衆氣益壯燬東關外成棟裨將梁得勝角斬八十四
級成棟大懼終夜不敢寐選驍騎四十告急於婁東之

王師鄉兵截殺之殘盡成棟以羅店鎮諸王唐景耀唐培朱霞

俱遇害淳耀與衆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迎嗣會人

城與舉人張錫眉教諭

敦日或作董

用圖諸生馬元調夏雲

蛟唐全昌等分門固守邑人縛袴執刀相從人情頗奮

敦日

參嘉定屠城紀畧

明太倉生員王湛起兵謀復州城不克死之

湛字道廣故相國錫爵之裔也薙髮令下湛慨然語其兄
淳曰弟誓與髮爲存亡也集里人陳說大義從者數百人
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州城官吏登坤
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爲礮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動訝曰此
知兵者遂傳令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聲寂
然衆謂其怯也板扉遮矢石薄城呼噪時暑甚單衣揮汗
自辰至未飢且疲解衣少憩守者驟開門以十二騎突馳
之遂大潰淳受傷赴水死湛砍一騎未及亦被砍死仲昭
虎臣俱戰死

明休甯在籍御史金聲者生江天一起兵拒守

聲字正希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謝病歸是冬起修撰未赴南都立擢左僉都御史堅不起
與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以應變聞

王師破池州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日微
州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獨績溪一面當孔道宜築
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爲砥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
分守六嶺

明徽州推官溫璜起兵拒守

璜字寶忠初名以介字于石爲程人少孤

及曰將失其志

溫推官傳則云

生二月而孤登崇禎癸未進士年五十有九矣授徽州

府推官甫蒞任而京師陷慟哭誓死募民兵繕城堞爲守

計南都亡官屬皆遁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諸
印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從而保守者數萬家會金聲舉
兵績溪瑣轉餉給其軍與爲犄角州人有黃廣者武狀元
也通鐵鞭重數十斤率鄉兵十九戰皆捷嘗被圍舉鞭忽
折易鞭跨馬馬忽跪度怒鞭殺馬步鬪殺一將潰圍走後
削髮爲僧

攷日本
南畝

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舉人錢龍文

攷日本
作文龍

生員麻三衡沈

壽堯等起兵謀復甯國不克壽堯死之

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以才
調濟南起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招撫土寇多解散十
五年冬以兵部尚書張國維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後代王承吉巡撫山東京師陷闖賊以檄招降祖德斬其使謀發兵拒守而中軍梅應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將白刎上民衛之出境道遇魯王同之過淮南都御史沈宸荃劾其輕棄封疆逮訊久之獲釋而成都亦陷無家可歸流寓甯國聞金聲舉兵績溪乃與甯國舉人錢龍文府三衡沈壽堯等各舉兵應之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金經萬日吉等十餘部共攻郡城不克壽堯陣歿祖德退歸山中諸軍以麻三衡爲最強三衡字孟璫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好武事以詩酒自豪與旁近諸生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七家軍三衡駐兵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大刀陷陣人多畏

之

明前職方司郎中尹民興生員趙初浣吳漢超起兵守涇縣
漢超字許公強直有膽壯都之變與其友湯廷鉉謀募師
赴難南都立乃止既而南都又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
議保甯國境無應者時尹民興流寓涇縣漢超走告之約
初浣起兵城守初浣字雪度三人中惟初浣爲本邑人
明貴池副貢生吳應箕起兵復建德東流

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崇禎
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南都之以防亂
揭帖逐阮大鍼也應箕實倡之周鋐下獄應箕入視大鍼
急捕之連夜亡命去諸義兵竄起有奉宗室朱盛浚爲號

者應箕起兵應之應時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攻池
州不克同事者亡去而箕乃獨募士以計復建德東流
明前青陽知縣龐昌允謀起兵不克死

昌允字載玉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亡棄官
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洩被執行至五溪橋
旅店夜扃戶臥明日呼之則已死

明嘉興在籍翰林屠象美吏部郎中錢棟起兵拒戰於三塔
濤敗績死之

王師下浙江傳檄而定邵縣皆置官吏矣閏六月嘉興民間薙
髮令下揭竿起者數千人殺秀水知縣胡之臣嬰城拒守
推象美主其事迎都督僉事陳梧爲帥棟毀家充餉然皆

文士不知兵甲仗器械且不備

大兵在杭聞報遣數百騎襲之城上聞笳角聲已膽落梧率衆禦諸三塔灣大敗象美出走爲亂民所殺棟集衆踞

人只於震澤兵返戰衆潰被殺象美平湖人崇禎辛未進士棟字仲馭嘉善人崇禎丁丑進士

我

人清兵取嘉興明生員鄭宗彝起兵拒守敗死在籍前吏部尙

書徐石麒死之

三塔灣之敗宗彝袒背呼市上集者復千人城守十又六日餉竭里民通款於我營引兵擊破之宗彝與弟宗琦俱戰死石麒時出城召募扁舟宿水次城將破呼於城下曰

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縋之上老僕徐成欲先登少僕徐錦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邪俱縋入城陷石麒麟朝服自經死成與錦從死城外二僕祖敏李升聞之亦死先是石麒麟致仕歸築堂榜曰可經人莫解及石麒麟之死是堂也始知其素志云同時死者前薊遼守備項嘉謨與二子一妾投天星河死諸生張翊整衣巾南向坐罵不絕死錢應金以不薙髮死

臣竊曰聞之雪川溫氏曰劉宗周在紹興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至城外野寺死石麒麟則謂大臣不當野死當與城俱意相反而其義則一也士人作降城嘆我公回樂府以美之竊謂二人之義固一而其意亦初不相反也城未降

則猶我城也故死與城俱城既降則非我城也故不如野
死從容就義是之謂歟

明長興參將方元章瓶窰副將姚志倬張起芬起兵復餘杭
戰敗元章死之

元章志倬皆義舉兵以張起芬爲將破餘杭走於潛戰敗
志倬逸去元章死之明年丙戌冬志倬合餘衆攻江山又
不利遂遁入括蒼山中既而出懷玉山其兄志元訛稱志
倬已降因得脫而志元被戮乃走依於兆恒同破永豐其
後遷徙無常事詳後浙東封仁武伯起芬被執至杭不屈
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刑訊時有詩云頭能過鐵
身力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按起兵是閏六月事其起
芬死日則不可攷其序具畧如

此

庚子明使臣左懋第猶在京師諭降不屈死之

懋第之再入都也改館太醫院久之啓攝政王不報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奏之未至而南都陷聞變慟哭從弟懋秦以投降授官者來勸降叱之出口汝非我弟也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平再下薙髮令副將艾大選首自髡懋第怒殺之因下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俱從入守者來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攝政王兄之內朝數以僞立福王句引土賊不

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攝政
王顧問在庭漢臣云何陳名夏曰爲福王來不可赦懋第
曰汝先朝會元何在此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
曰汝何不知羞恥攝政王揮出斬之臨刑顧用極等五人
曰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再拜曰臣等
事大明之心盡矣題絕命詞攷口詞云漠漠黃沙少
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端坐受刑五人同見殺是日風沙四起捲市
棚於雲際屋瓦皆飛觀者泣下陳川極崑山人王一斌宿
國人張良佐王廷相劉統皆上元人

徐鼐曰書曰猶在京師何見懋第之從容就義也曰使臣
何懋第於是乎不辱命矣汪有典史外載懋第母徐夫人

甯海儒家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數日不食行至白溝河
夫人仰天歎曰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其不死
且曰吾婦人受國恩不能草間求活寄語懋弟勉之勿以
我爲念言訖而死明史不載當輯入烈女傳焉

丁未明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

攷曰南畝臺藩外紀俱云十
五日乙未卽位此從三王紀

畧
史

諸大臣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侍郎李長倩有
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以無富天下之心疏芝龍亦固爭
以爲不可惟鴻達曰不正位無以厭衆心以杜後起遂定
議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位南郊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
天興府布政司爲行殿大赦稱號隆武追尊皇考爲皇帝

妣爲皇后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詔曰朕以天步多艱遭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旣已漸集向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華渚之義貴於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命靡不勝朕自缺然未有不續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息嚮邇讓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勉以慰衆志而副羣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位鄯南卽以是年爲建武元年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漢中卽以是年爲章武元年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卽以是年爲隆武

元年其承天翔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分茅胙土其
翔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進級考秀耆宿軍民人等
俱依前論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遣官祭告以示
朕繼緒爲天下請命之意焉按日按臺榜外紀云監國諭
即位詔俱黃道周準而諸書
亦云王王少遭患難慨然以復仇雪恥爲務布衣蔬食不
御酒食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瓷錫
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鄭芝
龍進美女十二人留之而絕不御中宮懿旨選女廚十人
王聞之以爲擾民不許

明進鄭芝龍鴻達爵爲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
奉天翔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

明以黃道周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無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遷戶部員外郎南都進郎中催餉蘇州兩部破走杭州謁王與語大悅聯舟入福建與芝龍鴻逵兄弟擁立推爲翰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改庶吉士爲庶羣士以觀生領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超拜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明以張自室爲兵部尙書

肯堂字載甯號鯢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洛縣有聲
崇禎七年擢御史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鄭芝龍
初受撫爲總兵官私招盜五十餘人請留標下肯堂曰勦
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不可具疏入告得嚴旨
悉論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選兵三千令部將周蕃率
之入衛助防江璽書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萬出沒剽掠
肯堂勦撫並用踰年悉平至是以翊戴功進兵部尙書尋
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明以何楷爲戶部尙書

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舉天啓乙丑進士值魏奄亂政
不謁選歸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累遷工科給事

中以劾楊嗣昌忤旨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
郎中母憂歸南都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兼工部右侍
郎求退不許南都被走杭州從王入閩進戶部尙書

明以周應期爲刑部尙書

明以鄭燾爲工部尙書

明以福建巡按御史吳春枝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以黃錦爲禮部右侍郎並賜號奉天胡運中興宣猷守正文
臣

明以曹學佺爲禮部尙書兼蘭臺館學士

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陝
西副使大啓中以閣禍除名崇禎初復官不赴至是起諸

家

明召舊輔何吾驥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吳姓高宏圖趙朱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黃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洪謐等入閣

王自製縉紳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甚析凡東林老宿或起舊或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格用之閣臣多至三十餘人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授御史吳門楊廷樞不由薦舉特授御史至兵部職方一司督撫藩鎮題請虛銜爲軍前贊畫監紀者不可勝紀王亦解畀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者王笑曰予覽其詩文意爲進

士耳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 爲督師何騰蛟所薦召對授簡討以爲騰蛟德也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

議焉

及日本錢秉銓所知錄

明賜鄭芝龍之子森姓朱名成功

森卽芝龍娶倭婦翁氏所生子也生之父倭島火光燭天芝龍心異之芝龍以平劉香功官都督森在倭已七歲矣屢請於倭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帛往圖畫芝龍爲大帥秉鉞海表軍容煊赫狀倭頗憚謀於衆遣森還而留翁氏成功儀容俊偉側儻有大志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涕大爲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達甚器之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作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

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之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補諸生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

攷曰本賜姓始末

時鴻逵引

其子肇基見於王王賜之姓芝龍聞之亦引森入見王奇其貌與語大悅之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爲國姓日本國王聞芝龍貴寵亦送翁氏至安平

明召前副都御史路振飛爲左都御史尋進太子太保吏兵

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王感振飛舊恩募能致振飛者賞千金給五品秩吳江諸生孫文忠齋手勅以左都御史召在道拜太子太保尚書兼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官其子太平爲兵部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曰上謂廷臣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明年仙霞關破王走汀州振飛追慰不及汀州破走安平依朱成功丁亥有誤傳王

在粵者偕主事萬年英泛海求之抵虎門始知爲王弟聿錚已敗死乃回廈門後赴永厯帝召卒於途或曰自縊於邵武山寺

攷口本朱彝尊明詩綜又東明問見錄載振飛朝永厯帝於肇慶當是誤以抵虎門爲朝永厯也

戊申明魯王監國於紹興

攷曰參稽諸書及起義兵先後王爲閏六月監國無疑或謂六月二

十七日戊寅監國者是時潞王初降全省瓦解熊錢諸公義旗未建誰爲此謀乎半壁荒朝傳聞滋謬作史者不可不慎也

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魯肅王壽鏞之第五子也兄以派以長子襲封崇禎六年七月封王爲鎮國將軍十五年

大清兵破兗州以派自縊王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

大兵入王邸皆忽流淚怪而察之知爲王刃之三皆不中駭曰

汝大有福我不駭汝因得脫十七年春二月甲戌嗣魯王
位北都陷諸藩皆南下宏光命移駐台州旣而杭州降餘
姚會稽鄞縣之兵錯起奉表請王監國同時以兵以餉來
歸者總兵王之仁自定海黃斌卿遣將自滄州張名振自
石浦沈宸荃馮元颺應之慈谿聲勢震興會張國維與宋
之溥陳函輝柯夏卿等亦具表迎王卽日移駐紹興以分
守署爲行在途中加錢肅樂太僕寺少卿授張煌言爲行
人

明監國魯王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溥爲東閣大學士
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溥入閩辦事尋召舊輔
方逢年入直之溥罷

明監國魯王起章正宸爲戶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占春爲戶部尙書王思任爲禮部尙書余煌爲兵部尙書張文郁爲工部尙書

明監國魯王以陳函輝爲詹事府少詹事

函輝字木叔臨安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好交遊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罷之北都陷函輝慟哭刑牲馳檄勤王致曰檄文見前南都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敗奔還謁魯

王於台州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恥建邦於是乎在盍急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尙不能保更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知勇句踐之所以霸也王

若有事臣願竭股肱之力會張國維起兵來迎乃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謂函輝掛察典不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時諸軍不習行陣華衣呵殿相誇耀又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嘆曰大事去矣無種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久乎

明監國魯王擢陳潛夫爲太僕寺少卿

潛夫以私謁童妃逮下法司南京潰脫歸謁魯王於紹興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營江上尋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

徐鼎曰自侍郎以下例不書少詹僕少何以書大二人之

明監國魯王命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遵謙守
小豐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分守瀝海封國安鎮東侯之仁
武甯伯加嘉績汝霖肅樂僉都御史督師銜

國安浙人或云舊輔方逢年子也

攷曰釋史諸書俱云方氏父子而明史方逢年

傳不云國安其子

爲左良玉標官夢庚之降我

大清也國安衆南奔夙與朱大典有隙圍攻金華匝月至閏六

月二十五日始解

攷曰本謂其美善游見聞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

馮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鵠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父業廷達利
參校